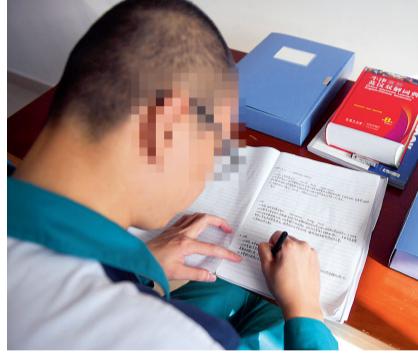


与3名艾滋病戒毒人员对话: 如果不染上艾滋病,决不能“求助”另一个魔鬼

本报记者 潘旭萍 陈立波 通讯员 陈曙光

艾滋病和毒品,在现实中往往如影随形。很多艾滋病人会通过吸食毒品来逃避恐惧,试图在一团团白雾中找到“安全感”。

今年12月1日是第31个“世界艾滋病日”。昨日,记者来到浙江省余杭强制隔离戒毒所,与3名年轻的艾滋病戒毒人员对话。曾经的他们,接受过高等教育,也拥有体面的工作,但就在走错一步后,陷入了无法挣脱的泥潭。



“优质男生”的堕落

戒毒所内,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黄志明的脸上,世界地理、世界历史,他已经写了厚厚一叠讲义。今天他要讲的课是《时事热点,世界机构与组织》,站在讲台上的他,也是一名正在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“瘾君子”。

黄志明从小就是那种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成绩优异,同济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世界前10强的公司上班。但如今的他身患艾滋病,还有两三年的吸毒史。今年2月,24岁的他在杭州警方的一次例行毒品检测中再次落网,随即被送到戒毒所接受强制隔离戒毒。

他是个“男同”,而悲剧是从他在KTV里认识了一群“新朋友”后开始的,那年他大二。

上海的夜生活很丰富,在“新朋友”的引诱下,黄志明经不住诱惑接触了毒品。当年的寒假,他开始发高烧,身上接连起红疹,去医院一查:HIV呈阳性——应该是半年前的一次高危性行为所致。

短暂治疗后,黄志明对外宣称自己得了一场大病,然后趁着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,断了与国内毒友的一切联系。在这一年里,他又做回了“乖学生”,只是他变得敏感脆弱,一旦有人问及那场大病,便会怒目而视。

噩梦并没有结束。回国后,他在“朋

友”的劝说下,再次接触了毒品。工作后,他甚至学会了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、身上残留的“毒味”中寻找“同类”,并时不时相约在周末的夜晚“一起放松”。然而,短暂的快感之后,是长时间的萎靡。当时,他已经离不开毒品。

现在,他每个月都会和家里人通话,从来没有像这样珍惜过这短短5分钟的亲情电话。曾经心怀抱负的他,只想出去后留在老家,常伴父母身边。

“不可以改变生命的长度,却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。剩余的人生,我也要发出更强的光和热。”他说。

辛苦的“双面人生”

“白天我是一名房地产企划,夜晚我就沉醉在吸食毒品的快感中。”今年32岁的李锐,已经过了7年的“双面人生”。

4年前,李锐在一场体检中测出HIV呈阳性。独立、要强的个性,让他将这个秘密深埋心底,直到今天,家人和朋友也不知道。至于病毒是什么时候悄悄潜入他的身体,李锐回想不起来。

努力维持现状,是李锐这4年里干的最辛苦的一件事。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必须终身服药,每三个月就要到疾控中心复检。一个人偷偷去复检,谨慎地撕掉抗艾药上的标签,再装进隐秘的小药盒中……这些事,他都做得很好,只是内心的煎熬逃

不过。李锐说,他每天早上4点就醒了,只是假装睡着,等到8点闹钟响才起来,因为不想面对现实。

生活中,他靠着毒品麻痹神经。终于,在第三次被检测出尿检呈阳性后,他被送进了戒毒所。自己的“丑事”,再也瞒不住远在四川的家人。“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?”电话那头母亲的话,犹如一根针刺在李锐心头。阵痛过后,是抹不去的愧疚感。

进入戒毒所后,李锐让好友带来了以前的照片,时不时拿出来看几眼,告诉自己要记住以前的样子,绝不能继续堕落。如今,渴望自由生活的心,支撑着他度过每一天。“每天上课学点知识,平时还能看看余秋雨、村上春树的书,挺好的。”

不要害怕,等你回来

从2010年开始,姜陌每年都会义务献血,直到2015年,他再也没有办法继续做这项光荣的事——他被检测出了血液的HIV呈阳性。“当时那感觉,就好像小猫在地上拉了泡屎,很想耙一点土来盖住。”现在的姜陌已经学会笑着打趣,但彼时的他,却选择了用毒品来掩盖患病的恐惧。

与很多专业医生交流后,姜陌才得知,艾滋病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,只要治疗及时,也能活到老。放下了这块大石头后,他却发现毒瘾已经深深地在心里扎了根。

2017年的冬天,姜陌被抓了。母亲知道他吸毒后,便提出要来宁波一起住,平时好管着他。“但就在我妈想来管管我的时候,我却因为半年内2次被尿检出呈阳性,在我妈的眼皮底下被带走了。”

强制隔离戒毒2年,这让姜陌有些措手不及,他的手上还有很多公司的项目没来得及交接。“幸亏戒毒所民警帮忙,同意我把事情都顺利交接了,这样才能安心完成2年的戒治。”他开始正视过去,也在那个时候,他主动向家人朋友坦白了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事实。“不要害怕,好好活着,等你回来。”透过薄薄的信纸,姜陌感受到了来自家人的爱,“是家人、朋友透过病魔将我紧紧拥抱”。

“我不知道未来的人生会是什么颜色,但我想黑夜总能被温暖点亮。”姜陌说。

新闻链接:

及时用药, 艾滋病患者就能正常生活

目前,我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因病死率从2005年的14.47%降至2017年的1.5%,截至今年10月,我省存活的艾滋病患者共有26575人。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、血液和母婴传播,其中,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,新报告病例中,性接触传播占97.5%,其中异性传播占59.1%,同性传播占38.4%。

在戒毒所里,记者见到的艾滋病戒毒人员,看起来身体状况都良好。帮教民警告诉记者,如果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,72小时内服用阻断药可以及时阻断病毒。如果没有及时用药,坚持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(ART),也能最大程度地减缓病情的发展,患者可以正常生活。目前我省“母婴隔断”的技术愈发成熟,父母感染艾滋病病毒后,通过技术手段,能有效阻止生下的孩子感染病毒。

“最需要警惕的还是大学生群体,很多年轻男女缺乏辨别能力,被人诱骗的不在少数。”帮教民警提醒,如果真的不幸染上了艾滋病病毒,也不要消沉,更不要吸食毒品,“这才是一条不归路”。

(三名采访对象均为化名。)

项目完工5年后,一群“工人”拿着借条告老板 柯桥警方步步追查,揭开虚假诉讼真相

通讯员 朱敏锐

绍兴市柯桥区的一家建筑公司可以说麻烦不断,在输了一场官司后,接连收到法院传票,成了“拖欠工资”的“老赖”。然而警方介入后,发现这件事情并不简单。近日,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破获了这起虚假诉讼案。

事情要从第一场官司说起。原告李某龙称,自己2013年曾在该公司负责的宁波某工程项目工作,并出具了项目部开具的加盖公章的欠条。由于时间久远、人员变动等原因,欠条真伪一时难辨,加上被告拿不出有力的反驳证据,法院判决公司败诉,

支付李某龙5万余元。

就在执行完法院判决后,该公司没多久便再次惹上了官司:又有6人先后拿着欠条将该公司告上了法庭。由于李某龙和上述6人均为安徽利辛县人,且聘请的代理律师是同一人,种种异常让该公司觉得蹊跷,于是向柯桥警方反映了情况。

该公司承揽的宁波工程项目部,在竣工验收后解散,现在再要调查困难重重。警方辗转找到了项目部负责人梁某及工地现场管理人员李某。对于此事,两人各执一词,梁某不置可否,而李某则表示确有其事。

随后,民警对几名原告的背景进行了

调查。原告均自述2013年7月至年底在宁波项目部工作,警方调查发现,涉案的多名原告当时并不在宁波,有些甚至从没去过宁波。其中,原告武某2013年间并没有在宁波的暂住记录,2010年他因抢劫被判有期徒刑3年多,直至2013年8月才释放;而原告王某,2013年一整年都在义乌工作生活。警方由此怀疑,李某龙和6人可能涉嫌虚假诉讼。

随后,民警在安徽找到了原告武某。武某交代,工资欠条纯属子虚乌有,自己是受朋友李某龙之托,对方告诉他亲戚有笔工资欠款要不回来,希望他代替亲戚,拿着工资欠条上法院打官司。

警方再次找到宁波项目部管理人员李某等人,真相最终浮出水面。原来,在项目部期间,负责人梁某与李某在工程款项上有一些经济纠纷,当时梁某给李某打了一张30余万元的欠条,但一直久拖不付。见要不到钱,李某便把亲友们找来,伪造了7张项目部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欠条,聘请律师打官司。为了试试看不管用,他先让外甥李某龙拿着欠条将建筑公司告上了法院。见李某龙胜诉,李某又让其余6人分别起诉。

因涉嫌虚假诉讼,目前,李某等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,未来将面临刑责。